

苏联簡史

(1905—1907)

A. M. 潘克拉托娃院士
Г. Л. 柯斯托馬洛夫教授 主編

高等 教育 出 版 社

苏联简史

(1917—1987)

〔苏〕维列伊·尼古拉耶维奇·扎米亚京著
〔苏〕列昂尼德·尼古拉耶维奇·别雷编

世界知识出版社

蘇聯簡史

1905—1907年俄國
第一次資產階級民主革命

A. M. 潘克拉托娃院士 主編

Г. Д. 柯斯托馬洛夫教授

興 无 譯

高等教育出版社

本書系根据苏联教育部教科書出版社 (Учпедгиз) 1955 年出版的潘克拉托娃 (А. М. Панкратова) 院士和柯斯托馬洛夫 (Г. Д. Костомаров) 教授主编的“苏联簡史 (1905—1907)” (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СССР 1905—1907) 譯出。原書系集体創作。第二章第一、四、六节，第三章第五节由叶尔曼 (Л. К. Ерман) 执笔；第五章第一节由彼爾申 (Н. П. Першин) 执笔；第二章第二、三节，第三章第一、二、三、六节，第四章第一、三、五节，第五章第二节由波列伏伊 (Ю. З. Полевой) 执笔；第二章第二节，第三章第四、七节，第四章第二、四节，第五章第三节由里亞包娃 (Ц. Г. Рябова) 执笔；第一章和第六章由契爾門斯基 (Е. Д. Черменский) 执笔。

本書对帝国主义时代第一次人民革命——俄国 1905—1907 年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作了系统的叙述，从日俄战争起，到六三政变为止，所有的重要历史事实和事件，都按歷史順序加以論述。有一些材料和文件是第一次在本書公布的。

本書可以作为學習苏联共产党历史的补充材料，也可以作为研究苏联近代史的参考。

苏 联 簡 史

(1905—1907)

A. M. 潘克拉托娃 Г. Д. 柯斯托馬洛夫主編

兴 无 譯

高等 教育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宣武門內承恩寺 7 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 054 号)

京华印書局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統一書號 11010·39 開本 850×1168 1/32 印張 11 1/16 字數 282,000 印數 0001—4,500
1958 年 7 月第 1 版 1958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價 (7) 元 1.20

目 录

1905—1907 年革命——帝国主义时代的第一次人民革命	1
第一章 日俄战争和俄国革命危机的增長.....	30
第一节 帝国主义列强在远东的斗争	30
第二节 日俄战争的开始和进程	44
第三节 国内革命危机的增長。旅順口的陷落	57
第四节 沙皇政府在战争中的失敗	66
第二章 革命的开始。1905 年春季和夏季革命运动的發展	76
第一节 一月九日	76
第二节 流血星期日以后革命运动的高涨	87
第三节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	96
第四节 工人的五一發动。伊万諾沃·沃茲涅先斯克的总罢工	110
第五节 軍队中風潮的开始。“波將金”鐵甲艦的起义.....	124
第六节 布里根杜馬	135
第三章 革命的高涨。全俄政治罢工。十二月武装起义	150
第一节 莫斯科九月罢工——罢工运动新高涨的开始	150
第二节 1905 年 10 月全俄总政治罢工。10 月 17 日宣言.....	156
第三节 工人代表苏維埃	177
第四节 1905 年秋天陸軍和海軍中的起义	186
第五节 彼得堡工人的十一月罢工。全俄邮电职工罢工	192
第六节 莫斯科十二月武装起义	199
第七节 各地方的武装起义	218
第四章 革命退却时期国内的革命运动	288
第一节 十二月起义失敗以后無产阶级的革命战斗.....	288
第二节 1906 年夏天波罗的海艦队的起义	242
第三节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統一)代表大会	248
第四节 第一屆国家杜馬的召开和解散	255
第五节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倫敦)代表大会	280
第五章 1905—1907 年的农民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	288
第一节 农民运动	288
第二节 民族解放运动	309

第三节 第二届国家杜马及其解散	336
第六章 第一次俄国革命的历史意义	349
第一节 俄国革命和世界帝国主义	349
第二节 1905—1907年革命对世界革命运动的影响	360

1905—1907年革命——帝国主义 时代的第一次人民革命

1905—1907年的俄国革命，作为具有全世界历史規模和意义的重大事件之一，而載入世界革命运动的史册。它是帝国主义时代的第一次人民革命，开辟了全世界历史新的一頁：它不仅徹底震撼了俄国的專制君主制度，严重地打击了俄国地主和資本家們的統治，而且鼓舞了西方和东方一切国家的千百万劳动人民去和帝国主义作斗争。

俄国在二十世紀初形成的种种客觀条件，不仅决定俄国在世界帝国主义体系中的地位，而且决定俄国革命对这个体系的影响。这种情况使得第一次俄国革命的战斗經驗具有特殊意义，并且显示出国内外人民群众革命斗争之間的紧密的相互联系。同时，这些客觀条件决定俄国資产阶级民主革命發展的極端尖銳的形式和暴風雨般的速度，这个革命是在新的历史时代——帝国主义时代，即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进行的。

第一次俄国革命的历史特点，首先取决于發生这次革命的新历史环境：西欧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已經完成資产阶级革命的任务。这些国家的無产阶级所面临的任务，是为爭取無产阶级專政和社会主义而斗争。而在俄国，如果不推翻沙皇制度，如果没有国内广泛的民主，就不可能向社会主义前进。但俄国資产阶级革命在比欧洲資产阶级革命时期更为进步的社会發展条件下成熟起来。

十七世紀英國的資产阶级革命和十八世紀法国的資产阶级革命，發生在資本主义發展中的工場手工業时期。早期資产阶级革

命面前的任务，是消灭封建主义，确立资本主义制度这个比封建主义更为进步的生产关系体系。

英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当时是进步的阶级。无产阶级还没有形成为独立的阶级。农民还指望从资产阶级手中获得土地。资产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阶级目的，在反对封建主义斗争中利用了人民群众的不满情绪。

恩格斯研究了初期资产阶级革命的经验，同时作出了结论：在欧洲一切的资产阶级革命中——十六世纪德国的宗教改革和农民战争，十七世纪英国的革命和十八世纪法国的革命——，战斗的大军是农民（见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第21页，解放社，1950年版）。由于农民和城市平民分子的积极参加，资产阶级革命超出了资产阶级对自己提出的目的。

在十九世纪的欧洲革命中——1830—1831年法国革命和1848—1849年法国革命和德国革命，资产阶级由于害怕人民，更加甘心情愿地和反动派结成同盟（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30年俄文版，6卷163页，339—340页）。

十九世纪资产阶级革命的经验指明，只有无产阶级——现代社会新的、革命的阶级，才能为实现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和民主自由而进行最坚决最彻底的斗争。早在1848—1849年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进程中，无产阶级就已经亲眼看到，在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范围内，它既不能达到真正的自由，也不能真实地改善自己的经济状况。因此，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思想家马克思和恩格斯，考虑到达到了无产阶级专政并建立新的共产主义社会这个最后目的，向无产阶级提出了把争取民主和争取社会主义的革命斗争结合起来的任务。但是还没有必要的条件来进行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独立革命斗争。1871年巴黎公社失败后，相对地“和平发展”的时期（1872—1904年）开始了。在这个时期中，正如列宁所强调指出的，英国、

法国、美国已經不再表現出任何的革命主动精神和独立性。列寧寫道，“這兩個國家中的政治舞台——在差不多絕對沒有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歷史任務的條件下——完全是由得勝的自滿的資產階級占據起來，而這個資產階級之巧于欺騙、腐化和收買工人，又是舉世無双的”（見列寧：“論馬克思恩格斯及馬克思主義”，莫斯科外國文書籍出版局，1949年中文版，第188—189頁）。

在十九世紀最後二十五年，資本主義開始發展到它的最後階段——帝國主義。由於資本主義壟斷的發展和財政資本的增長，用殖民地的超額利潤賄買一部分工人階級便有了可能。這些資產階級化的工人上層分子中產生出工人貴族的骨幹，并分化出改良主義的首領。他們力圖使工人群众屈從於帝國主義資產階級的思想和政治的影響之下。他們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極力設法奪取工人群众組織——工會、合作社、社會民主黨——的領導權。恩格斯逝世後，機會主義者走上了公開篡改馬克思革命理論的道路，捏造馬克思主義及其革命結論，特別是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

十九世紀末，國際革命運動的中心轉移到了俄國。無產階級的革命領袖馬克思和恩格斯，對俄國很關切，賦與它革命先鋒隊的任務，俄國本身開始的是資產階級革命，但它却以此來推動了西方無產階級革命的發展。列寧在馬克思致左爾格書信集俄譯本序言中指出，“馬克思和恩格斯万分熱烈相信俄國革命及其偉大全世界意義”（同上書，第192頁）。

恩格斯在給查蘇利奇的信中確信，俄國接近了“自己的1789年”，它能夠轉變為1793年。

雖然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估計俄國成長期限有錯誤，但他們却正確地肯定了俄國革命的一般的性質和意義。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的這些預測，是根據他們對社會發展規律的深刻理解，和對農奴制廢除後俄國發生的客觀變化的研究做出來的。

俄国农奴制地主为了本阶级的利益所进行的1861年改革，不能使生产关系适合早在改革前就已沿着资本主义道路发展的生产力的性质。但是，农奴制废除后，资本主义的发展毕竟相当迅速。列宁指出，俄国在1861年改革后的几十年中所走的道路，相当于欧洲各国走了整整一世纪的道路。

改革后的最初二十年，大工业中最主要的部门，基本上完成了从手工工场向工厂的过渡。八十一九十年代中，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特别迅速。在这几十年中，完整的工业区形成了：顿涅茨煤炭工业和冶金工业区，克利沃罗格铁矿工业区，巴库石油区等等。在1887—1897年的十年中，企业数目增加了26.3%，工人数目增加了56.2%，生产总值增加了112.8%（见梁士琴科：“苏联国民经济史”，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二卷，第198页）。

重工业在九十年代迅速赶上了轻工业，并且决定了九十年代工业高涨的性质。铁路建设在这个高涨中起了巨大作用。在九十年代的十年中，建设了全部铁路网的37%（同上书，第213页）。

列宁在“俄国资本主义底发展”中指出了九十年代初的这些变化，还指出了机器在国家全部生活中的巨大意义：“木犁与打谷棒、水磨与手织机的俄国，开始迅速地变为铁犁与打谷机、蒸汽磨与蒸汽织机的俄国”（见列宁：“俄国资本主义底发展”，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552页）。

新的技术设备，在工业和运输业中应用较多，而农业中则较少。

沙皇俄国的有些企业，按工业集中程度，按装备和规模，都不亚于西欧各国最好的企业。按照最大企业中工人的集中程度来说，俄国甚至超过德国和美国。1902年，俄国的人数在1000人以上的大型企业，集中全部工厂工人47.8%，而德国（1907年）——15%，美国（1909年）——17%（见波果热夫：“俄国工人数量和

成分統計”，第XVII，42頁，等）。

由于二十世纪初的危机，俄国开始了工业改组，它使垄断组织加速建立起来。不同于西欧，俄国工业中新迪加组织居多数，这种组织是低于托拉斯那种高级形式的垄断组织联盟。

外国银行在工业改组的过程中起了巨大的作用，它们日益变本加厉地迫使俄国银行体系就范。许多俄国银行变成西欧银行的分支。

外国资本被最大限度的利润所吸引而扑向俄国工业。在1893—1900年期间，俄国出现了191个外国股份公司，资本总额达6亿3千4百万法郎。根据奥里的统计，在七十九十年代期间，外国资本总额增加了8倍以上（见奥里：“战前俄国经济中的外国资本”，1925年俄文版）。

在那些像煤炭、石油、冶金等具有决定意义的工业部门中，外国资本的投资额特别巨大。在这些年中，俄国沙皇制度和俄国资本主义对西方资本主义的依赖性大大地增强了。

俄国是在经济上和国家社会政治制度上保留农奴制残余的情况下向帝国主义过渡的。

列宁断定沙皇俄国经济完全是“最新型的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同时指出在俄国“最新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可以说是由资本主义前期种种关系所结成的特别稠密的网子笼罩着”（见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106—107页）。

俄国农奴制残余的基础，是保留地主土地所有制。农民是在下列情况下从农奴制的束缚下解放出来的，即在贵族地主阶级手中仍然垄断土地的情况下。地主割去农民大部分土地，强迫他们支付巨额赎金，实行各式各样的半农奴制的土地使用制形式，并使农民破产。半农奴制的奴役和地主的横暴的经济基础，是贵族的

大地产。

地主既不可能用自己的农具和雇佣劳动耕种大片田地，于是便以苛刻的条件把自己的大部分土地出租给农民，而农民则用最粗陋的农具耕作地主的土地。工役制不过是徭役制的变形。它明显而又具体地说明了地主土地所有制所产生的那些半农奴制的剥削方法。列宁阐明国内为什么进行斗争这个问题，同时揭露了农民受剥削的基本根源。“一千万户农民拥有七千三百万俄亩土地”，——列宁在“社会民主党在1905至1907年第一次俄国革命中的土地纲领”这一著作中写道。“两万八千个尊贵和丑陋的地主拥有六千二百万俄亩土地。这就是农民争取土地斗争所由展开的基本背景。在这种的基本背景下，耕作技术惊人落后，农业荒废不堪，农民大众愚昧无知和备受压迫，以及农奴劳役制剥削形式纷繁无穷是不可免的”（见列宁“社会民主党在1905至1907年第一次俄国革命中的土地纲领”，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0年中文版，第13页）。

农民不能扩大自己对土地的利用，因为农村常常被四面八方的地主庄园所包围。农民的土地常常分散在地主的占有地内。不经过地主的土地，农民就无法通往许多地段，还有许多地段，如果不经邻近地主的特别允许，就不得牧放牲畜。地主使农民没有饮水的地方。地主利用农民的窘境，要求他们为牧放牲畜和饮水而在他的农庄上作工——播种，收割，搬运庄稼等等。

由于地块零散，农民的牲畜常常偶然走入邻近地主的土地上。于是，后者就按老爷土地上拿获的每一头绵羊、母牛甚至每一只母鸡来对农民课以罚金。农民为了避免受罚，不得不以高价或者以劳役租来租用最邻近的地段。

各种历史范畴的农民——前地主农民、国家农民、采邑农民、宫廷农民、有赐地者——都在农奴制残余的压迫下受苦，并且没有

絲毫自由来按照国家經濟發展經營自己的农庄。这些农奴制的殘余和工业以及整个资本主义經濟的發展，發生了尖銳的矛盾。因此，列寧寫道：“对旧的土地占有制——即地主的与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底破坏，已成为無条件的經濟上的必要了”（見“列寧文集”，人民出版社 1954 年版，第三册，第 45 頁）。

沙皇政府向农民征收由于 1861 年改革所担负的力不胜任的捐稅和份地的贖金。在地主的剝削下荒廢了的飢餓貧困的农村，無力支付国家的、地方自治局的和乡的稅款。結果，农民欠繳的巨額稅款增加了。当貧农無力支付捐稅和欠繳的稅款时，沙皇的官吏就沒收他們的財产和牲畜来抵偿捐稅。画家普基列夫的画“收欠繳的稅款”是大家所熟知的：陈旧的、歪斜的小农舍，上面盖着稻草，沙皇的官吏威風凜凜地要求交出最后一头小母牛；貧农悲伤地攤着双手，他的妻子痛苦地跪在地上，央求官吏憐憫小孩子。但是，官吏对农民的苦难冷酷無情。他命令道：“把牛牽走！”全家大小失去了自己的命根子。

农民被剝夺了所有的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他們受連环保的束縛，也就是說，农村全体居民对捐稅和付款要互相負責。

未經村社許可，农民不得擅离农村，不得进工厂或学校。农村中的学校的数目極少，而且只有少数富裕农民的子弟在那里上学。地主和官吏故意保持农村中的文盲和愚昧現象，因为这样使他們有可能統治無知的农民群众。虽然如此，资本主义在农村中还是慢慢地不断发展起来，它使農業的各个部門都服从于自己。随着资本主义的發展，农民的分化也加强了。广大农民群众的貧困化日益加强了，同时富裕的上層分子——富农形成了。富农剝削貧农，購買土地，运送机器，做生意，等等。

同时，最貧苦的农民不得不把劳动力出卖給地主和富农，來换取微薄的工資。妇女在農業劳动上的日薪平均是 15—20 哥比，男

子也不过 30—40 哥比。收割时，如果不大量流入雇工，工资才稍有增加。劳动日从早晨 5 点到晚上 9 点止，甚至达到 18 小时。在地主的农庄中，对雇农劳动的剥削达到了最大限度。

农民，特别是中部地区的农民，经常在自己的家乡找不到工作。那时，他们成群结队地到南方大草原的农庄去，以便在那里的收割期间谋生，那怕是只能糊口。从中部各省农民中离去的人，到二十世纪初，共达 200 万人以上。逢到荒年，这些破产的人群不能完全找到工作。他们疲惫不堪，忍饥挨饿，只有回到备受压迫的家乡去。

每一年，农民的歉收和饥饿都席卷了国内大部分领土，千百万破产的农民，注定要死亡。1891 年的饥馑特别骇人听闻，它席卷了拥有 3 千万居民的 172 个县。以后几年，饥馑再次重演。由于歉收，每年都有千百万农民挨饿，或者吃不饱。

1891—1892 年骇人听闻的饥馑，简直就是给农奴制废除后三十年的国家发展作了严酷的总结，证明只有在俄国全部社会制度上实行革命的民主改造的情况下，才能保证国内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

列宁在叙述俄国在改革后的深刻的社会经济矛盾时写道：“……十九世纪末期，在俄国已经出现了全社会发展的要求与农奴制度之间的极端尖锐的矛盾了，这种以地主贵族大庄园为方式，以工役制度为方式的农奴制度，乃是经济发展的阻碍，乃是俄国生活中压迫、野蛮、无穷无尽的东方专制主义形态底泉源”（见“列宁文集”，人民出版社 1954 年版，第三册，第 26 页）。

土地问题是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关于农业中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问题和消灭农奴制残余的方式方法问题，变得日益尖锐起来。1861 年改革后，农业中开始出现资本主义发展的两条道路。一条道路是坚决而革命地破坏地主的土地所有制，

并按照美国农場主的方式来建立独立的資本主义农業。另一条道路是大地主农庄緩慢地进化，并按照德国普魯士容克地主农庄的方式轉变为資本主义經濟。第一条道路要以國內的革命和民主化为前提。第二条道路意味着政权保持在貴族手中和农民的長年的苦难。俄国农業中这两条道路的斗争，像一条紅綫，貫穿在俄国改革后的全部历史中，并且是国内發展着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最重要的經濟基础。

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特点就在于：农民土地問題是革命的“中心”，革命的民族特点。因此，除了無产阶级外，农民是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中的动力。这两大动力——無产阶级和农民，积极参加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因而使俄国革命变成了人民的革命。

在改革后的时期中，俄国發生了兩种有差别的种类不同的社会斗争，这两种斗争就是俄国發展着的革命的內容。一种是全体人民为爭取自由和民主的斗争，另一种是無产阶级为爭取社会主义而和资产阶级之間的阶级斗争。無产阶级及其革命政党正是最坚决最徹底的力量，它能够领导和指导这两种社会斗争。

無产阶级在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充当领导者的歷史作用，是俄国历史發展的全部进程所准备好了的。

在初期的资产阶级革命中，無产阶级刚刚形成为阶级。而在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的俄国，無产阶级早已完全形成为新的社会阶级了。

無产阶级在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明显地証明了無产阶级的力量及其在俄国阶级斗争中的比重，不可比拟地大于它在居民中所占的部分。革命前，俄国工业無产阶级的人数达到300万人。他們中間大部分是工厂工人。無产阶级的数量在改革后的四十年中增加了兩倍以上。它在質量上也迅速發展起来，成为革命的阶级。这是無产阶级在最大企業中的高度集中所促成

的。列寧詳細地研究了工業無產階級集中的過程，指出這個過程對無產階級的階級獨立和無產階級成為革命的領導者具有巨大的意義。1905年，人數在1000人以上的大企業約占國內企業總數3%，而它們却集中了整個工業無產階級1/3以上。俄國工業的高度集中，是決定俄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特點的最重要的情況之一。在這個革命中，無產階級起了革命領導者的作用。

俄國無產階級所遭受到的最殘酷的剝削，推動它去進行革命鬥爭。當時，俄國和西歐資本主義各國相比，是勞動日最長而工資最低的國家之一。

帝國主義時代的資本家為了追逐最大限度的利潤而加緊剝削，因而俄國工人的狀況日益惡化了。外國資本家剝削俄國工人比剝削本國工人更加無情。關於這些剝削者，列寧寫道：“他們餓虎般猛扑到一個幼稚的國度身上，在這個國度里，政府對資本甚至比在任何地方都更抱友好與懲懟態度，工人較少聯合，而且比在西歐各國較不能抵抗他們，生活水準（因而也就是說工資）較低，所以外國資本家能够在這裡獲得比他們在自己國度里所夢想不到的更高的利潤”（見“列寧文集”，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一冊，第32—33頁）。

俄國無產階級反對專制制度和資產階級的全部歷史，充滿了罷工運動。罷工成為俄國無產階級唯一的自衛和反抗的手段。在極端殘酷的剝削和無法忍受的制度的條件下，每一次罷工都變成旨在反對沙皇制度和資本主義的政治行動。

但是，1861年改革後的最初十年，工人運動還沒有和社會主義聯繫在一起。工人運動和馬克思主義理論作為兩個不同的巨流前進着，沒有匯合在統一的社會民主主義運動的河床中。僅僅到了九十年代，工人運動才提高到新的更高的階段。列寧建立的彼得堡“工人階級解放鬥爭協會”是工人政黨的萌芽，它奠定了社會

主义和工人运动相汇合的基础。在列宁的领导下，九十年代末俄国的罢工运动具有广泛的规模。按规模来说，它超过这个时期西欧各国的罢工运动。

无产阶级的领袖列宁研究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早在其第一部天才著作“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和经典著作“俄国资本主义底发展”中，论证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思想。列宁指出，历史把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任务——领导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在自己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中成为国际的革命的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交给了俄国工人阶级。

为了胜利地实现这个任务，无产阶级必须有自己的先进的、革命的政党，这个政党不同于旧的改良主义的政党，如德国、奥国、法国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民主党。巴黎公社失败后发展起来的第二国际的政党，是典型的议会政党。它们只求改良，却不为无产阶级的政权而斗争。在俄国，历史提出了建立新型政党的任务，它不仅要为推翻沙皇制度而斗争，而且还要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和争取社会主义而斗争。

列宁在思想上击溃了民粹派、“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和“经济派”等的观点以后，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最先“彻底揭示了机会主义的思想根源，指出这种根源首先是在于崇拜工人运动自发性而降低社会主义意识在工人运动中的作用”（见“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48页）。

在先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直接影响下，进行了作为革命领导者的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教育。第一个全俄社会民主党的报纸“火星报”的出现，对1905年革命前夜工人运动的革命思想体系的形成，有着巨大的意义。列宁的“火星报”，一贯地在工人运动中灌输科学的社会主义思想和在工人阶级中发展政治自觉心而斗争。